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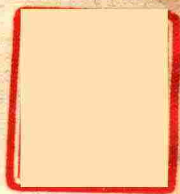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荀子集解

(三)

王先謙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集解

(三)

王先謙著

國學基本叢書

荀子集解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

羿之法非

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

得其

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

闇主急得其教

○先謙案執位也說見儒效篇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而急得其教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

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

○郝懿行曰探籌刺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驅今有括闕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

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

輔黃圖御宿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黎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槃即準槃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噴
京房作噴太元穰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瓊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
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概即朽也所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謝
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木從虛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弼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
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於民是度與噴亦皆反噴者齊也說文嬾齊也嬾與噴通又說文儺齒相值也釋名曰噴噴也下齊眉
噴然也又曰柵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噴然也又曰册噴也敕使整噴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
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
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噴為情皆失
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
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
而平不待斗斛敦槃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
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弼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
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
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誤作猶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
為侍又譌為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
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

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盧文弨曰：請問爲人夫曰致

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

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

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也。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竦之難。鞏，讀方言蚤，快戰栗也。之，蚤說

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

郝懿行曰：變態，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普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並受其福下。言偏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

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亦卽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與勑。勑，古皆通用。勑音資。然漢已來

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遠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

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盧文弨曰：待，俗開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

○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

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

而不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

方。○盧文弨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既言槃圓而水

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

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並引作君者

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

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

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刻滅

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亡，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

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請本作

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

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

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文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之。○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

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落。○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

其劉傳劉燦而希也箋及已採采之時則葉燦而疏樂燦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槩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虛失校今正餘詳攷證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格是也○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美儒教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美國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其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其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其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子是子二子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反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道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訓用故設亦通訓為用矣施義詳臣道篇

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

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

之先謙案統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

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

德而定次先謙案論當為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

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

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

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

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

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是所衍也盧文

色而或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盧文

俗開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聖王財衍以明辨異盧文弼曰財

皆所饒為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財衍以明辨異元刻作則術上

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

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

○先謙案爾雅釋詁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免。

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克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辭宣傳宜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谷永傳閔免遁樂竝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劉倫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

無能不言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移

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

亂。○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

亂正。一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纂與案字略相似。故慢誤

探為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

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

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盧文弨曰四服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

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臆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

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疑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

與汗邪之人疑之。先謙案羣書治要汗作野下同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

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墜汗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讓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

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瀛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先謙案玉篇瘞癘也循乎道之人汗邪之

賊也。○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常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越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汗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

疑之亦以脩與汗邪對是其證。今使汗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

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

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

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盧文弨曰流惰疑即流淫元刻作惰無流字接之以聲色

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注詘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

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

○王念孫曰案不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閒本有及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

遠中微則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

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道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善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

二字而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教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

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

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

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

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為大與

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

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

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倜，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倜，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

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

二，鬪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鬪當作齟，與齟同。韓詩外傳作齟。郝懿行曰：按鬪當作齟。依韓詩外傳四作齟，說文齟無齒也。蓋篆文齟與齟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

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

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此篇楊

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

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

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

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先謙案：易，猶言弛慢。齟，不正曰齟。齟差，參差不齊也。弛，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

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王念孫曰：呂

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

既脫中字。今依
土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
具也。○虛文弼曰。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

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
王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藁。儀禮士喪禮。組藁繫于踵。鄭注曰。藁。係也。所以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虛文弼曰。填。即

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先

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

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

我相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闕。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

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道也。愿慤拘錄。○盧文弨曰：榮辱篇作拘錄。注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計數纖蓄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

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

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

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

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

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之。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蒸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是所謂視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在下。內不足使一民。

外不足使距離。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

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

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

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戴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

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離。民親

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上則能尊君。下則能

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

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應

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應

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推類接響。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

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響。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

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響。是古字響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忠慮

楊俞說皆非響。即此文接響之義。先謙案。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

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楚之州侯與壽陵君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豈從鄔陵君

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與壽陵君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豈從鄔陵王

墳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一也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韓之張去

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

哀王三字今并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虛藏川云

即公子成非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

○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

謂功臣矣般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

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

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帥君之榮辱不帥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

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孟嘗君所至為相也○王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

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盧文弨曰父兄宋

元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其

亮切橋與矯同風也○盧文弨曰橋宋本作橋卷內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

國謂之輔事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

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謀稱其伐拂讀為獨獨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遠君之意也謂

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弨曰注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訛案說文佛遠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

厚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盧文弨曰主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

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

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盧文弨曰於趙於魏下俗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

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當諫

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

用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重與陸同○先謙案故明主好同

而闇主好獨獨謂自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闇主妬賢畏能而滅

其功沒也掩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

橋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遠也橋拂則身見害使

諷與揚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
 妻自組甲，耕蓋古者謂繼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
 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王念孫曰：達讀為諱，諱其惡與。從章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
 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遠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
 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言彼習非
 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
 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詔，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

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橋，剛折也。剛直而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
 和而不流，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
 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俞

也。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內與納同，言既以沖
 也。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內與納同，言既以沖
 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厲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郝懿行曰：關，閉也。

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關，閉也。
 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關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
 之而納說也。關與納義近。善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若馭僕馬，僕馬不可違牽制
 入亦納也。○下文曰：言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關。若馭僕馬，僕馬不可違牽制
 必繼緩之事暴君。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餓人之欲食，或曰：餓
 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餓人之欲食，或曰：餓

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郝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雖曉也。倭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遇。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情。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權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道：因其喜也。而入其道。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遠遊。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殊。委曲皆得。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曰：案此逸書。非是。郝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

或爲違。○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

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搆凶讐。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審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隸

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諫案。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

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

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

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

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為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

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

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

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馮河，徒涉人知其

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

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

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它，莫知其它，此之謂也。四句，正承人知其它，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

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

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

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皆知其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

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皆知其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

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之危。故仁者必敬人，敬

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

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

許待之而欲傷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為文，文飾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騰與勸學篇同。喘，微言也。騰，微言也。可以為法，則也。騰，人允反。○先謙案，蟬集韻或作蟪，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蟪，動貌。音軟。今詩曰：正文及注作騰，是蟪之誤字。說文：騰，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蟪，不作騰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爭競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王念孫曰：樂利當對文。安禮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閻君不知所以殺害，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也。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遠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奪然後義。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當分歸於正。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君本過也。而道是貞也。正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君本過也。而無經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謙案：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

取其也。初雖似乖。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簫，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冥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簫，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旅，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也。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為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引獻帝傳曰：廢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橫至，猶曰：犬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害人加累。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蔽，則

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傳不達，所謂

雍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地所合，鄭注：所讀為蔡射義。堯明稱

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葦，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

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驩驩驩驩，即驩驩，皆其例也。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

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

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

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

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

用此。士謂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

字，或誤作士。說見大略篇。教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一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如是

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如是

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通方起。以尙盡矣。明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蠶。又作驢。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驢矣。爾雅釋詁。蠶也。蠶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順進於上。故曰。莫不通方起。以之爲進。於古人假借之義。未盡得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爲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

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決。能以禮決洽者。則貴名明

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

自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

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

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詩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也。鳥獸之居也。國

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

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親逸周書。儉作險。襄二

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

上文山林。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

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又也禹貢萊夷為文言泔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又也並見經義述聞對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

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誇誕逐魂逐魂逐去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傷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類文如儀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者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

是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文弨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

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不至也○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郝懿

俗蠶字蠶者照也蠶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蠶者火必開而後蠶

赴焉蠶以陰闇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蠶蟬闇主蒐慝如照蠶火不明雖振其

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之

納也

政

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了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也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卹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諫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德以敝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

王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

反富國篇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

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誤與此注同節奏陵而文生民寬

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丘陵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

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可以速而速可以

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上文下安功名之極者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曰艾

六十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讀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先謙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

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

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虛從元刻。其實宋本也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

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弟

子通利則思師。於思其厚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文弔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

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引弓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

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

云孫臏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臣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竊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王

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謙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

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

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

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擊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數利也乘執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盧文弨

上所善**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惚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

曰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

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忽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

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案感讀如城據據古今字也感忽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者孫謂

搖疾之意悠闇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者孫謂

闕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數利也所

以**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竄者也路暴露也竄讀爲祖露

序作落單○郝懿行曰路竄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羸也上不相覆蓋新

則民皆羸也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

振罷資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辯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匡貧窶

爾雅云癘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癘病也。病亦謂羸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癘作賈。羸賈並通。秦策士民溺病於內。高注云溺羸也。溺病與路賈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

世之政。單其教。或言路賈。或言路單。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

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已矣。楊說皆失之。渙說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

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

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

乃與之譌。渙與古字通。文選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也。以

指撓沸。言必羈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

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

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

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

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

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衆也。而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行。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

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虛文。弔曰延。新序作鋌。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延之延。東西

曰延。嬰今櫻。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櫻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

與下文。園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苟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鋌。誤字。

或假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

園居。為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為聚。不如虛說。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園居而方。止此

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園居而方。止此

自據以說。園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園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園居而方

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園居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轉詩外傳作園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案角鹿唾隴種東籠而退耳披靡之貌或曰鹿唾即方居變文以龔旬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龍垂子今補案說文未實垂下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隴種退無鹿唾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龍垂子今補案說文未實垂下謂之穠丁謂之露廣韻隴種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鐘也舊脫龍字改正治亦常語今補又案方音灑下果切楊意唾讀爲穠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鐘也舊脫龍字改正治亦常語今補又案拱曰鹿唾上角涉上而誤傳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唾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願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寶軌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涑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唾龍鍾涑灑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唾

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灼黥如畏若仇讐人之情

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

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

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盧文弨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

案慮大氏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虞

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坡然則坡發蓋皆旆之同音以

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用也○王念孫曰道論說教令也行動

爲論說教令失之先謙案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

敎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

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

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弨曰以注觀之下可

正文當本是不印符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几也效

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愛民者強

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謝則從虛校作不

上亦有民字是也宋龔本同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雖其賞使

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必賞有功則

強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

利於用則強也○盧文弨曰攻與工功械用兵革窳搭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格重用兵者強近用

古多通用攻治也○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搭不便利者弱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近用

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門多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

兵器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

賜鎰金贖之斬首雖賊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

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晉荀得首者有

罪常贖僅納鎰金以得首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可以偷竊用之也彘讀為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

為重取決一夫之勇也

以幸章注倫苟且也倫可用謂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

荀且用之猶爲可也楊注非也○虛文昭曰注言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

矣○虛文昭曰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

者○汪中曰度程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穿一鞞釋一蹀躞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操十二石之弩負

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虛文昭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

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實不可無服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

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

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者盛矢五十者於服而負之也

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則疑五十者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者於服而負之也

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者於服而負之也故曰負服矢五十者於服而負之也

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

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冠鞬帶劍軸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

不可通矣先謙案俞說是冠鞬帶劍師古曰著兜鍪而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

之中也○俞樾曰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

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

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虛文昭曰注不征衆衆字誤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

威執劫道隱之以隄謂隱蔽以險隄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隱藏隱其民於隄中也○郭嵩燾曰秦之使出戰隱之以隄遠交近攻使無虛日未嘗以險隄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隄承上

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也○盧文弨曰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鱸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踏七六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反○盧文弨曰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鱸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踏七六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鬪無由也○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隄而用之得而後功之而用之

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先謙案隄而用之疆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

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木不邀

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

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

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弨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

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

以投石為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與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

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撓沸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陞執詐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云云則

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湯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

也千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

則作而兼殆之耳謂擒滅之○盧文弨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故

招近募選降敵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

謂有功則利其田宅給餼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幾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為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募

字之誤募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也故以詐遇詐猶

之而選擇可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

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薛音墮唯毀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

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

曰拱挹指麾虛依富國篇改挹為揖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

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揖○諸本皆作揖呂本挹作揖虛因改為揖誤先謙案謝本從虛校作拱揖

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

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盧文弨曰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

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殆鄰敵

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即殆諸侯

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若夫招近募選降敵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

矣翁斂也代翁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強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

代弱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

之莊躄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躄者楚莊

黔中以西躄至濱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濱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是其巧拙強

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

詰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未及和齊也。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

也。掎契猶言掎摭也。司讀為伺。詐欺。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禮

義教化之域也。孟康曰。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

代存代亡。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無

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不。故多

功。衆人以不必。故無功也。○盧文弼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

俗閒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

幸。文義甚明。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

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欲潛隱深入之

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

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夫是之謂六術。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無以所欲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凡慮事欲執而

用財欲泰。○執謂精審。泰。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

不可使。○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為變作。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至當也。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意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逐也。奮

曰不愆于五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

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

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

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不殺老弱，不獵禾稼，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

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爲僦，僦向上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

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聾，當以此注爲正。殷之服民，所

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越厥顧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師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

也。

也。

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

然也若屠者不潛軍先謙案潛不備敵之不備不留衆不久而留暴師不越時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東征四臨武君曰善怨之比

陳露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露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

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

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禹伐共工于幽州皆堯之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字相覆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陳

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

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為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虛校軍作君說自可

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

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

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案強

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故爲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虛文弼曰：元刻得作一史。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先謙案史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

兕以爲甲，鞞如金石。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鞞，古洽反。管

王念孫曰：楊本作鞞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詩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

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

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

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北堂書鈔

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爲堅。鞞即引史記爲證。然鞞之訓堅。說文選上林賦

鏗鎗闔鞞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闔鞞鼓聲也此文鞞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為上云鞞革犀兕以為甲則亦革所為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宛鉅鐵鈍慘如蠶蠶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鈍與鈍同矛也方言云自關不得並為一談也

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蠶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鞞輕利儻邀卒如飄風當為嫖姚之嫖嫖亦輕也邀與速同或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

文昭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一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殆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點貞史記索隱曰莊躡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

如目也躡初為盜後為楚將先謙案史記引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字下屬

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

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古責反本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其命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

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

而敵國不待試而誦誦用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郝懿行曰：古無辨字。溝池不柑柑古擱字。史記

池不擱。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擱。或曰：柑當作拑。篆文拑字與柑字相近，遂誤耳。○盧文弨曰：案甘聲之柑，不當為古擱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拑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拑亂。今厚葬飾

棺，故拑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拑其谷。呂覽節：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不相亂也。機變，謂器械變動。喪篇：葬淺則狐狸拑之，皆作拑字。知其此拑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

政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隘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

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周今本：下有明字。明道而分鈞之。○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

也。如影響。○和胡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

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五相證明矣。宥坐篇：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

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案：史記：郵，行也。言通流也。○先謙：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

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縣死於殯，所非堯殺之。○古書

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

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

舉者，余謂厲，猛也。一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厲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

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

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局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

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

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隲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為險也。○王念孫曰：此當作其

所以接下之百姓者。人百姓衆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

百姓下。慮無禮義忠信。一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

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

俗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

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

與險俗書相近。阨與險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非背之名。故以

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非背之名。故以

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勞苦煩辱則必犇

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犇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故賞慶刑

罰執詐之為道者，備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

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

○王念孫曰：此當作其

說見前。天下之人

非也。除當為險

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

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

北敗走也。北者非背之名。故以

與下三則字異義。又勞苦煩辱則必犇

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

往往謂濕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侯曰循順君道
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
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循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化善脩身正
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
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
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館以義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今本持誤
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
善持養吾意亦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離章明之貌○盧文縣明刑大辱於

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能之處畏之如而順○盧文
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慤為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王念孫曰汪氏申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
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
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慤旁僻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
屬為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
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為之
化焉因順而譌為順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
為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
復於化下加而字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僻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頗也
辟讀為僻先謙案旁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謂矜謂夸汰謂好發譎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
辟猶便僻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謂矜謂夸汰謂好發譎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

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繅者繞也。此謂於嚴糾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繅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於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引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為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繅謂繅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繅猶紛也。孟子告子篇注曰於戾也。於糾收繅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慤相反。勞辟曲私與公相反。楊說皆失之。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本從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本從虛校。作王。馱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馱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馱。作馱者。隸變耳。俗以猶為猶。若字。馱為謀。馱字非也。君道篇作馱者。亦謀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地賦曰筭。掌筭。主倉粟之官。筭。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當為粟。粟。古。陳字也。榮辱篇有困筭。楊彼注云。圍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筭。猶此言粟筭。粟筭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粟筭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筭之粟。則不可。通鑑書學或作掌。與粟略相似。故諸書粟字。或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其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通。

一莽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莽者。問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蒸字。作窮極之義。此莽字。蓋亦蒸字之誤。已蒸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蒸。蒸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期。臭味。注曰。期當爲蒸。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

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盧文。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

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地。完全。齊城

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蕩疑作哈。故能

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其

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瀋與薄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

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執齊和

六齊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泮也。剝脫之，砥厲

之，則劓盤孟，刳牛馬，忽然耳。劓，割也。音戾。盤，孟刳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劍鍾無聲及斬牛馬

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劓，劓。彼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

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契，有法度也。○先

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執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

非。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

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說：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黜，黑色，猶闇然。黜，烏

粹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以劫。韓詩外傳六：黜，與奄同。奄，然

合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

都人士：葛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滿而如是，百姓劫則致畏。劫

不滿意，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如是，百姓劫則致畏。劫

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贏則敖上，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郝懿行曰：贏，猶盈也。此言百姓被

威劫落則氣怯而致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致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
羸與羸同羸有餘也其餘即弛緩故注訓羸為緩執拘則最得閒則散也何休曰最聚也○郝懿行曰最
依字書應作聚音才句切即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正引之曰說文聚積也
徐錯云古以聚物之聚為聚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聚故書傳中聚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
執拘則聚即聚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敵中則奪敵○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
駁今論作最一楊所見本已然一辯見經義述聞敵中則奪反○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
注非是敵當讀為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為美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
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羸則敷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
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故曰適中
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動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
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動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
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謂喧嘩也敷喧噪也亦讀為敷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
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
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
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瀾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
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
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
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
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論之宣
王郊迎人問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歸致
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晉子發將兵而伐蔡也歸致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反二三子楚之語臣也

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

謝本注治浙局本依注 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 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

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 臣舍不

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 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

難其辭賞則固陋 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皆然 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

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 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

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

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

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之

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

曰正文卑其 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虛

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 處勝人之執行勝人

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

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則

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實有之矣。聖讀為攬，本亦或作攬，或曰實誠也。○王

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歌，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

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

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

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之執。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

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鱗吾後。燕

齊北，故曰後。鱗，蹶也。藉也。如蹶踏於後。莊子：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

繩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

人則又有襄賁，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散。○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誤。

間陽不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三國矣。故知其

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三國若假城，然耳。三國之

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

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

疑三為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

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虞死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

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王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而言，則不兩者孰足為也。勝人之道與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下歸一則天下笑。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之所問何者可為也。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位也。是執與位同義。儒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位也。是執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楊彼注曰：籍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圖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下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應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變貌惡焉。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為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入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

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政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陸政。本朝而當陸政。即陸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構。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已有數百里之

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睨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咄。與。同。經。繆也。救。繆而引其足。繆。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穴伏。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

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變。變。互異。疑此。變字。是。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就小務於苟得。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故羞而不爲也。故安樂乎安。而不言。今本樂。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孫曰。案說文。殞。或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不言。今本樂。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孫曰。案說文。殞。或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作殞。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殺頭乎王庭。殺頭。即殞頭也。殞。殞。皆從勿聲。故殞。又讀爲殞。史記。循吏傳。石

奢。一。即石渚。自殞而死者。索隱。殞。音亡。粉反。宋毛。見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殞。有殞。而刪去其音矣。是殞字。兼。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

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

謙案虞王本
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

率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威彊乎湯武廣大乎

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

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計認認然認思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

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俞越曰下使字今楚父死焉

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廢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

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閒案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盧文

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刻刻起履（正義弁急也）是刻刻為起履

之貌然則刻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刻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

也顏注刻利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

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言秦之役楚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

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楚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

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

俱屬秦是有江南也

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

謂東侵土地所得○盧文弨曰羨音夷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

者乃與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隆慮後漢書帝諱改林慮故城即

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以山氏縣即臨慮矣

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附津

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懷其在趙者剡然有苔而據松柏之

寒或曰苔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

固常山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言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爲治○先謙案治是殆之

誤字說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盧文弨曰宋本無此所謂廣大

乎舜禹也○盧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

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

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然則柰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

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

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

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

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

稱東蕃是也○王念孫曰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弨曰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

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產多也是形勝也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

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

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

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莫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

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認

矣。認懼也。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

聯繫也。先謙案：楊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

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為之輕。輕縣於俛，而人為之重。解蔽篇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

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

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王者者在上，能為天下持

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為

擊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

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郝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道比是近，對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

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後補之。大荒謂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則時託與日。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志不倫矣。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日誌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可以時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

雅。悉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箸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卽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安而得節。則上下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

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

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奎之假借隸變作拏少儀曰掃席前曰拏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

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闌入此句

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

矢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敵非斬刺之義楊說非

仲舒傳扞冒殊扞文類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曰拔讓如少儀毋拔來之拔或作校或作枝○郝懿行

曰扞突也突亦犯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曰拔讓如少儀毋拔來之拔或作校或作枝○郝懿行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龔懋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

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爲循字之

循順也貳當爲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或與貳同管子正篇如

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則非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

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是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貸。貸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忒。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一貸見上注。一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為貸。言差忒。則生疑惑也。貸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則大惑也。一匿與隱。貳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貳則非韻矣。一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承上文而言。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天不能全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與字之誤。並與今逆字。說文千部。並不順也。疋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並也。養略而動。並字與養備而動時。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也。妖怪未至而凶。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復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妖怪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其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西時行焉。百物生焉。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閒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

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

斯所以為神也。若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

謂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

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

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

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注曰：態委也。形態

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

態，非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淫巧，故以形制耳目鼻口

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形制耳目鼻口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順其類者，謂之福

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

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天官。昏亂其天官，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節用，逆其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

功使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天，凶。此皆言不修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

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

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靈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天地之成萬物，也。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卽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曆之名也。○郝懿行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此瑞曆卽曆象也。象謂璣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瑞曆。

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在人不在天。

在人在天。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地與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譁之聲，與誦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下孟反。○盧文弨曰：三輟字上俗間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入下。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文，亦有之字。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小人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以言荀子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

謂也。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

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言李善注曰：昔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

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亦當訓適。適與若夫心意脩，曰：心意當

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夫心意脩，曰：心意當

為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

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

一例。尤德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為荀說

其明證。德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為荀說

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

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為敬耳。而不慕其在天者，富貴也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置錯。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苟故日進，小人錯

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

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

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曰：是何也。曰：無何也。無何也。言

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益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曰：是何也。曰：無何也。無何也。言

不足。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

畏懼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訓朗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多見賢邇反○郝懿行曰黨宜則非長揚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調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黨字黨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黨來寄也釋文黨本字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並與黨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畫見畫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並與黨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畫見畫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要常作嘗是也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也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

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謂在人之祗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楛耕謂鷹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穰也政險威虛也穰與穰同○盧文弨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郝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麗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楛耘失歲上對楛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穰乃涉下文田稼穰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為之說而不可

通田穰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

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二句為一類父子相疑二

句為一類父子不當有則字羣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祗○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祗下並有也字

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祗○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祗下並有也字

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也○說文作遣云逌遣也置此三祗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

措置之其說甚爾其當甚慘○說文作遣云逌遣也置此三祗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措失之其說甚爾其當甚慘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勉力

其當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

其當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

其當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

其當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照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暗

古切。暗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暗少見暗。故暗誤為暗。夏小正傳。蓋陽氣且暗也。

今本且暗作旦。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虛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

四語與此。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

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

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

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命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

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執。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因物之自

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願於物之所以

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

益。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也。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不可以爲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貫不亂。貫不亂則其條貫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不知不能應變。

言必差錯而亂也。○郝懿行曰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蓋荀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道卽禮也。

也。所以亂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善得中則從。偏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匿與慝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癡。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並以匿爲慝。又管子明

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慝作匿。慝蓋也。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慝。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不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慝。言大惑生於差慝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讓爲慝。慝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也。

一鄙風。柏舟傳曰慝邪也。漢書嚴安傳。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行水行水者表深也。○俞樾曰水行當作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行水行水者表深也。○俞樾曰水行當作

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外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卽內

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心。竹筍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盡一物不能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豈有知哉。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

也。稱之。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讓爲伸。墨子有

也。稱之。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讓爲伸。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鈕宋人也與孟子同時
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銜音形惠胡冷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虛文昭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
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
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篇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文今并下為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
開導皆處後而不處有誦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
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誦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若皆
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
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弟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
儀則也言上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
是下之準則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
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為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
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
之胥與有形近致誤

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郝懿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慤

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

感也。下同。○郝懿行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

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

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賈猶

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故主道莫惡乎難

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帝乙問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

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

曰：案常當爲警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執籍有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

爲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治之也。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

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

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不然作則不

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

曲爲之。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里周三百鄭

說非是。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

虞氏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也。夏大
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矣。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也。夏大
原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先謙案。遂
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先謙案。遂
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猶
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猶
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難婁篇。中
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
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
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
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彊國篇。楊注非。天下無君。桀紂
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
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
○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為。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
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
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
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
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
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弑君乎。由用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
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
也。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

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直為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為毀注云墮損其義

夫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故至大則難詳

能分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

重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摠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

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其行之為至亂也○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

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列比干囚

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

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敷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

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

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

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盧文昭曰古以疇為

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三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章注壽保也晏子

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

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紂為

君以湯武為臣而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疇瘵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偃與此

殺之是過甚也

巫庭大自以為神異也。○俞樾曰：大乃而之，謂而大，篆文相借，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庭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

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

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竊。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

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

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

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故謂之象刑也。書曰：書之象刑亦墨黥，但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非謂形象也。墨，黥也。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

深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纓，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與冠深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澡，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與

素士爵章，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非對履，非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葉也。慎子作樹，言罪人或為纓也。○盧文弨曰：注紱當作鞞。非對履，非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葉也。慎子作樹，言罪人或

曰：薰刺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

之非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

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形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綬。綬，巾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

當作非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也。艾畢代之，則罪以樹。○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

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

畫代黥不加刻。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

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極極矣。共艾畢者，共當為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

○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鞞，以代宮刑也。對履，慎子作履。樹，今作非履。蓋誤。樹，葉也。對當為樹。

非當為刑。殺緒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以無領。當大辟布衣。即緒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虞氏之誅。尚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並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刑。墨幪知之。幪。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治古如是。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

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不

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

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

謝本從。虛校作赤旆。王念孫曰。呂本作赤旆。錢本旆作旆。注旆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

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郝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令者也。○先謙案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

順之。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糖，孟謂之柯，或曰方音糖

張也。郭云謂穀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盤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其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

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盤謂之權，孟謂之柯

蓋楊所見古本如是。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不能詳然

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盛酒者，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

之。據此，知鴟夷以革爲之。吳語盛以鴟鶩而投之於江。韋注：鴟鶩，華鬻，參於揚雄酒賦，則鴟夷乃酒器也

各以其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近京師易

土物也。○風俗，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蠻夷戎狄之國同服

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封外

侯服也。侯，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衛賓服，至衛圻其間五圻，五百里五二圻

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寶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方

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

於壇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盧文弨曰：曾祖，今章注作曾，高顯千里曰終，字疑不當有。觀日祭月祀，上

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

王念孫曰至當為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

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溝中之瘠也壑中行乞之人在溝

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溝中之瘠也壑中行乞之人在溝

智慮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

制此之謂也坎井之蠶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

井之蠶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蠶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除地為堙告天子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

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自有讓意也孟子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執與之曰天與是不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

敵之名若上下相縣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無與讓矣有讓為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位曰死而擅之堯舜禪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闡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虛文昭

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

本性也。無能者則無井之令。盡為民。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天下有聖而在後

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越曰。後下當有子字。上文云。聖不在後子

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

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

義不顯。揚氏遂疑。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緣

後三句為重出矣。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

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

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徒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

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有專尊也。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

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

畏事者之議也。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至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

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

亦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代舉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弨曰案正文舉傳寫誤遺其水耳故
 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薰即所謂蘭茝薰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旁舉傳寫誤遺其水耳故
 記天官書其色大園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舉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
 邴懿行曰舉即舉字下云側載舉芷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舉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願煊曰
 淮南主術訓舉考工記云人作舉鼓與此上文義同舉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舉當為伐舉主術訓注
 引詩鼓鐘伐舉考工記云人作舉鼓與此上文義同舉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舉當為伐舉主術訓注
 伐舉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舉正釋伐舉而食雍而徹乎雍而徹乎
 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舉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舉正釋伐舉而食雍而徹乎雍而徹乎
 微饋論語曰三家者五祀○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
 以雍而徹言其僭也五祀○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
 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
 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篇煖竈泄井禁藏篇作造)專言
 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伯禮宗
 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為言何當乎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伯禮宗
 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約祠蒸嘗及大禘
 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
 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成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待也○劉台拱曰天子蓋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作辰辰依音同
 或曰爾雅云容謂之時也郭璞云如今林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
 坐也○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郝懿行曰坐當為立說見儒效篇出戶而
 為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為三王念孫曰坐當為立說見儒效篇出戶而
 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
 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
 而心帥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
 之則容貌之崇文弨曰注上下之神祇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
 祈禱祥也○盧文弨曰注上下之神祇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

宗大宗伯也。韋注無大字。又祝大祝。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行字。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耳。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側載罍芷以養。罍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載。臭。莝。索隱引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為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也。左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軾錯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右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駒當或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三公奉軛持納。輓轅前也。納與軛同。軛謂驂馬內轡繫軛前者。詩曰。鑿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招持輪者。或挾輿者。盧先馬者。大侯編後。大夫次之。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庶士介而夾道。常也。謝本從虞校作坐道。注二夾字。並作坐。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夾道。常也。○謝本從虞校作坐道。注二夾字。並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並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勤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勤如天帝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者也。猶言不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承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有擯國。無下。楊注曰。不老者也。或曰。衍不字。並非。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擯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

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

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謙案。鬼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鬼瑣迷之。亦以英傑鬼瑣對文。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

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羿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

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

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其若羿蓬門矣。欲得善射。及速致遠。則其若王良造父矣。君道

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燈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

致遠。辟與暨同。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

有也。太皞伏羲中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

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至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

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

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
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
亂今厚葬飾棺故拍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富於拍不拍者之
所言也拍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所云為也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虛文昭曰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
亦符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

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楊說
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故盜不竊賊不刺而盜則私

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楊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
注曰刺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

以成句耳非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也
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粟

有異義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猪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

禁令故荷舉以為誓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具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

以會青丹矸丹砂也會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象以為樹壘中之於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

似珠峨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

朔騰頁茲爾雅曰尊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

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謂植樹犀象而

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髀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實蓋謂植樹犀象而

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十九年傳所謂龍輔為玉名也楊訓實為實於棺椁失之人猶

且莫之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說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
○郝懿行曰詭者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為羞非畏罪責
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為羞非畏罪責

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

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誦。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

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

何尤。扣人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挾挑也。挾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譚為又。雖此倮而葬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葬哉。

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

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

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

之謂也。○盧文弼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又誤為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

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世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

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為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今俳優侏

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遠同。言此倡優。豈速遠知宋子有見侮

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遠。或言庸鉅。或言何遠。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為遠。而云豈速遠。知失之。慮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

各本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漬竊其豬歲央漬中漬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

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論者也雖知見侮為

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

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金舌弊口猶將無

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

耳一說道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命馭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

言揚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喻說文口部喻口急也弊讀為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喻舌敝猶

無益也俄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

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

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

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虛文弔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余

謂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

於人無益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

正然後可也崇高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

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物

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

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君之祿廂相士大夫也君之祿廂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

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汗汗穢行也慢已解在榮辱篇慢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

誨粹搏持頭也捶笞臍腳捶笞皆杖擊也臍膝骨也臍膝骨也臍陽曰司馬喜臍陽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

禮以黷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燻牲體也或者枯與驅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

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所辜燻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藉靡舌繆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晉

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燻之藉靡舌繆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晉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哇而不合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

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

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

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

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俗為守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

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為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

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風容受辱為己譬之是猶以塽涂寒江海

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塽涂以涂壘塽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弨曰塽與顯

頃少頃也○郝懿行曰頃者儻也蓋不知顯乃假借耳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

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盧文弨曰：得未詳，或云與古礙通。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曰：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

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

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爲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故率其（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爲欲多。

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

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盧文弨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

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

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

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

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原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

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

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

荀子集解 三 正論篇第十八 七十七

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也。○先謙案：有分扶間。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欲，有分。然後

可。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盃，說文：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馬水火醴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盃，與羹同。所以

通用和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等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櫨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古貌字。鑿頭，未名。或曰：額，讀為遯。言屋宇深邃，絲遯也。第，林棧也。越席，翦蒲席。詳或曰：鑿，讀為遯。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絲作額。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

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絲作額。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

謂別曰。○先說案史記禮書作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

席所以養體也。側載墨丘所以養鼻也。○禮書作吳黃與亦奉之。前石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趨中詔護所以養耳也。○禮書作吳黃與亦奉之。前石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禮書作吳黃與亦奉之。前石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元刻練旂作練旄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良借古多借信為

伸此又借信為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氏不知假借寢兕謂武士寢處持虎衣武士執持者

也詩曰虎韞鍔齊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備也。○盧文弨曰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

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藥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

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藥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

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藥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藥無兕天子乘

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蛟韞轡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文弨曰史記較作

特虎居前歟此段若齊說蛟韞轡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腋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

例勝徐說絲末蓋織絲為幣亡狄反。○盧文弨曰絲末覆蒼也。絲幣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謂金飾衡軛之

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溝繆龍為與倚較末虎伏軾龍首衡軛。○盧文弨曰彌即說文之瘳廣

顏引說文云瘳乘輿金耳也。讀若瀾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瘳

龍史記作縵龍索隱云縵然龍貌徐又云車耳虎伏軾龍首衡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軛當從史記

注作衡軛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徐又云車耳虎伏軾龍首衡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軛當從史記

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

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說見段氏說文注。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

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弨曰史

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

生也。要一適反。○盧文弨曰：此注舊本有賸，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孰知夫

用四句為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亂而不安也。孰知夫

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苟利

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苟怠惰偷儒之為安，若者必危。安儒讀為儒，言苟以怠惰為

者必危也。○盧文弨曰：偷儒非十二子篇作偷儒是也。此與勸學篇

作偷儒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字，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

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情性兩得，專一於情

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

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

太祖，謂以配天也。太，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

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

賤，貴賤治德之也。傳鈔致誤。郊止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乎天子。索隱：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

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案止字

夫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土，皆得祭門及行。史記

又誤以蹈為略耳。○盧文弼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鄒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一社。今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大夫以下，成一社。今社曰置，是也。此則亦非。○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道，昭二字皆非也。○楊云：道為行，神亦非。○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道，昭二字皆非也。○楊云：唯音口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為昭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止古文導與禪同。又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禪與禪通，則亦與羣禪通。而禪又與昭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禪為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羣通，導及即羣及也。世也。大雅蕩篇：羣及鬼方，爾雅：羣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故鄒本為百。○今作昭。○昭從百得聲，是百與昭同聲。故鄒本作百，即百之義。函與昭亦不同聲。若本為函，說詳緣通作昭也。百字本作色，形與函相似，因譌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色，故經史中百字多譌為函。○說詳而函，吾中下。○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傳：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盧文弼曰：注菜俗，閩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自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案：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牲禮記曰：庶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人祭於寢，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伯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弼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大響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響，給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盧文弼曰：郊肉，汁無不當重。○大響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響，給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盧文弼曰：郊肉，汁無也。響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稻粱為祭，齊大羹而

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尸祭也。齊，讀為齊。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

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為躋。禮記樂記鄭注曰：齊讀為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躋，疑即躋之壞字。史記禮書躋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躋字耳。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兩者合而成文。

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統於文，故兩通謂之謂文也。親用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川，兩者

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尙

玄酒也。俎之尙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

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

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

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兪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

據大夫，僕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

成事，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大昏之未發

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發，齊

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弨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兪樾曰：齊當讀為

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

之前，為大廟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絕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也。未集，不集丹

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純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裘龍之屬也。上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

注未集一事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未素未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未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未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謂之暇字上文絲未楊注曰未與臂同禮記曰君羔臂虎菴鄉云覆答也然則大給之素未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與臂同荀子作未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幘之暇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曼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幘爾雅釋訓幘謂之帳釋文曰幘本或作幘是幘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麋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幘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幘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三年之喪哭之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喪三年之喪哭之

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之哭若往而不折也禮記曰斬衰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尙拊之隔未詳或曰尙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卽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尙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隔鳴球草昭曰古文隔爲擊或曰隔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礮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亦馬貞曰拊高謂縣鍾格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隔讀爲夏也○虛文弼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隔讀爲夏也○虛文弼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訛行曰樂論篇以拊擊與鞀爲拊相麗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礮彼作不反文字疑訛行曰樂論篇以拊擊與鞀爲拊隔句文誤倒耳尙者上也鐘聲宏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賢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虛說也尙書大傳曰占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祁戴隆隆盛也○虛文弼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祁戴人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者斂也校當作校悅者快也故至備情文俱盡禮文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禮之次於情情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情雖無文飾但復類文謂禮物威儀也

亦禮也。若潢汗行潦，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率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顯千里曰：物字而字作貸之則爽，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物，或借爲貳，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貸爲貳。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並從川聲，故得段用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之至察，有以明隆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王念孫曰：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禮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謹說爲悅，尤非。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先謙案：測，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是謂無闕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不足禮，謂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

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篤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一脩身篤曰不是禮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

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

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荀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

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

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

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以多少為異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殺

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實主百拜情

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實主百拜情

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尙玄酒本於質素情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

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雜

秋仲秋紀集作禘論衡別通篇集釋非一即禘糴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禘讀為而古禘與市通呂

氏春秋圍道篇圍復禘注曰禘猶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禘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禘市也人生子

從子至亥為一市然則並行而禘言並行而市也楊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

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復句可互證楊注非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

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厚小禮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史

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史

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也。動皆各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穀殺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厚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故死之

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

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厚也。篤，厚也。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也。君子賤野

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

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

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

公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然後皆有衣衾多

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論侯減而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楊注非。然後皆有衣衾多

少厚薄之數，皆有翬。翬，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也。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

翬，鄭康成云：翬，翬棺之飾也。翬以木為篋，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鄭

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

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素錦。緙。加帷荒。縷。紐。六。齊。五。采。五。具。黼。嬰。二。散。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繡。戴。六。纒。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虛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不。念。孫。曰。虛。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一。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衣。謂。衣。衾。一。此。釋。正。文。衣。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也。一。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一。食。謂。造。車。所。遺。奠。也。一。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為。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若。天。子。之。加。刪。節。矣。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足。思。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一。四。屬。字。義。並。同。一。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章。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棺。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也。○。都。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一。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墨。子。蓋。論。平。楊。注。久。則。衰。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墨。子。蓋。論。葬。是。以。至。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也。絰。纒。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絰。纒。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絰。纒。為。注。注。續。卽。屬。正。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絰。纒。苦。化。反。以。為。註。字。黃。字。非。也。○。俞。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閔。既。多。鴟。鴞。

驚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殮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

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

○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饜多夙具故謂富家為備家郭嵩燾曰備家不詞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踰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

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

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

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後月朝月月初也月夕月未也先卜日如其期然

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當

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

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須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弨曰變而飾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翫與邇同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

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禮

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

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

更舉而代御也。方音曰詩。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為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蓋也。結梗也。雞靡

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帝者

也。帝今本誤作常。說林篇云。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不用。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

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賤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為適者也。適。應。嫡。子。之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

不得改麤惡為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所以持險奉凶也。謂不平之時

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治。窳。讀為媯。媯。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亦不使羸瘠自弃。其立聲樂恬愉

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懼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攝。猶。威也。之法

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

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

門也。虛文。昭。曰。注。演。門。未。詳。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

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

愉之情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蕘。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蕘。猶。此。文

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藿藿菽藿喪者之食。○郝懿行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

酒漿當為水漿。芻象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藿藿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

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復矣。此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俞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藿藿

二字之上。蓋芻象稻粱，酒醴魚肉屬吉，藿藿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藿藿下

則吉凶不倫矣。楊注節藿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節藿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下

卑絕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絕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

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布也。今麤

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糞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

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弨曰：注鄧總布，今儀

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祿掩衣冕，諸侯元冕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大子山冕

諸侯元冕，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絕為裨冕，未是也。卑絕疑當

為窮絕，窮即今弁字。弁絕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絕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絕黼黻文織，君道

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晉與子

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

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絕為窮絕之誤。說

文寬冕也。辯文作冕，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寬，弁三字途廢。此辨字若不誤為卑絕，則後人亦必改為

矣。疏房椳頽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

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情，謂吉凶憂與愉言此兩。若夫斷之繼之

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情，謂吉凶憂與愉言此兩。若夫斷之繼之

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愉之情，自有愛

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

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

也。偽即爲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起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偽合矣。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懿行曰。案禮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始卒沐浴。饗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饗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以梳髮爲栗。濡溼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以梳髮爲栗。濡溼也。式與拭同。士喪禮。戶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未世多不備禮也。○盧文弨曰。注梳髮。舊本梳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名之。惟以梳爲批耳。古批作比。漢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縷蟲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律亦不必別出栗字也。充耳而設。璜。士喪用白纁。鄭云。璜也。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說象其生也。槁。枯也。槁骨。具也。術。法也。前紳而無鉤帶矣。縗與摺同。扱也。紳。大帶也。摺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也。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裴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弨曰。正文說字。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筭矣。禮。喪疑當作設。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虛說合。先諫案。宋台州本。作設字。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筭矣。禮。喪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繞也。士喪禮。輿目用緇。方尺二寸。輕裏著組繫。輿讀如榮。榮與還義同。髻而不筭。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筭也。士喪禮。筭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筭。此云不筭。或後世略也。書

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樞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末長

翳餘飯用二鬲。縣於重幕。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已無。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縱。

但知其極也。士喪禮。祝取銘置於重。案銘皆有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縱。

謂陳明器也。整冠。掩如兜。整也。繼。緝髮者也。士冠禮。緝緇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簪廡虛而不實。

也。有如兜。整加首之形。而無緝髮之繼也。整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及或音冒。簪廡虛而不實。

禮。禮三。醢醢屑。麻二。醴酒皆有幕。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有

百。簞。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弨曰。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鄭云。古文。類皆作廡。有

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不成於器。物不加功也。瓦

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

善。用謂籩無滕也。味當作沫。沫。韻也。○郝懿行曰。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為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

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為用。用字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

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

馬反告不用也。輿謂鞮也。國君謂之鞮。鞮謂埋之也。馬謂駕鞮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

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徒道也。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徒它道也。○郝懿行曰。徙者遷也。象徒道者。謂如將。遂居然耳。亦不忍。略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與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

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

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額

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額棺槨其額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

也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蒹郭云以韋鞞車軾及後戶也○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槨所以象

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維之音譌（繼與繼同）象非衍字拂與蒹同斯象拂者蓋如喪

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蒹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

雞斯當爲筭纒擊之誤此誤正同俞樾曰版者車轆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轆千石至六

百石朱左轆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驛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轆謂之版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

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從行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蒹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

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蒹鞞字從長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長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新字

之誤新之本義爲當齊而古或借爲鞞廣雅釋器謂鞞謂之新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翻鞞之新即與

革前謂之鞞也惟其在於前故繫於鞞也此以版蓋新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新在

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新字本當作鞞而借用新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

誤則借用鞞者誤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故無幡絲縿縿其額以象非帷幬尉也無讀爲幬幬覆也士

喪禮憲用斂衾夷衾是也棺與豬同禮記曰素錦豬又曰豬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屬未詳蓋亦喪

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綬禮記曰畫嬰二皆載綬鄭云以五采羽注於嬰首也萬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

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綬讀爲柳葉字誤爲縷字耳非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

然或曰非常爲屏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爲扉戶扇也幬讀爲幬尉尉讀爲尉尉網也帷帳如網也

○王念孫曰樞者柳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豬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

（樞風君子借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緒以覆覆

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帷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樞樞卽素錦

豬之緒樞樞皆所以飾棺帷在上象幕幬在下象幬故曰其額象非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

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

也闕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樞大也有也樞與荒同義樞從無聲荒從荒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樞猶

亡之轉為無故詩途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途
輻大東禮記毋輻毋放大戴作無荒無傲矣抗折其額以象額茨番闕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橫

者五無贊望事畢加之城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慢扞也茨蓋屋也慢茨猶堅茨也反莫子

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闕謂門戶墜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棧茨藩

闕也○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

者藏也所以為葬埋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

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莫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

傳變若今之譜牒也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

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

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死生終始

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

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敬○謝本從

據宋台州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愈遲互言之也皆言

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

亦為至痛之極不可非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杖謂以苴惡色竹為

謂之杖鄭云飾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

有節也哉。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鄭云復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

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也。先謙案則猶若。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躑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回旋。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

能去之。燕爵與鶯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

情至死無窮已，故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

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

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則何

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也。鄭云問服斷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

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

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廁其也。古莫反。情在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

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恩字

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

云言三年之喪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謂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

喪禮之最盛也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

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郝懿行曰率詩曰愷悌君子民

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郝懿行曰率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

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王念孫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此衍子字耳○王念孫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曰作食者是也下文兩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嗣也○王念孫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嗣也○王念孫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

畢乎哉曲備謂兼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

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

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

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

前母之君也○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

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

厚至親將徒而歸丘時不可急遽無文飾故錄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錄讀為由從也○王引之曰錄讀為透凡從岳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徭役之徭漢書多作繇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連讀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王引之曰

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

也一儒教篇師法者所謂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為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嘔優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倘然不嘔

情亦當為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嘔也楊憚詭嘔優而不能無時至焉之貌嘔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

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憚詭嘔優而不能無時至焉之貌嘔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

○盧文弨曰嘔宋本作嘔案爾雅作嘔陸德明釋文作邑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嘔郝懿行曰憚與憚愧與

變動之貌嘔優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為義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

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

惘然不嘔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悵然也嘔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

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

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故鐘鼓管磬琴瑟

笙韶夏護武洵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

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詔夏之屬。籥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洵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籥象即左傳之象籥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籥象之閒不當有籥字。疑即籥字之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誤而行者。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木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有罪制謂人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有罪制謂人刑法以爲文飾。○盧文昭曰：案方言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命祝以暇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欲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曰：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授祭尸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取菹掇於醢祭於豆。閒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掇於鹽。振祭。嗜之是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不醴也。○俞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啐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不醴也。○俞長兄弟衆。寶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文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無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卷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然向本作謬。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謬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認為蕙。此又以認為息。皆假借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

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率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

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

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

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

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

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弨曰：禮記齊作儕。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定謙案史

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

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

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

不願得爲師也。○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效篇。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

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

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

雅，太師之事也。○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

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當是其感人

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卽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

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入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

侍耶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樂等篇曰：惕得橋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惕，兵篇：姚

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

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馨管。○盧文弨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弨曰：元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曰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顯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猶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籟。首章。連用二月一章。連用二月。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月。石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階。而亦失其義矣。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盧文弨曰：勉。元聲樂之象。鼓大麗。文

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之為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注偶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物為麗說文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鼗鼓六面路鼗四面鼓鼗鼓皆兩面鐘統實統者樂為君樂叶也五經通義曰鐘秋分之音萬物至秋而成也實磬廉制○先謙案廣雅釋詁廉峻也磬有隅稜曰廉禮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竽笙簫和○王引之曰簫當為竽言竽笙之聲既肅且和也廉制亦謂舞之容節莫不廉稜而有裁斷也竽笙簫和○漢書劉向傳曰雜選衆賢罔不肅和是也竽笙肅和箏箏發猛填笮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箏箏發猛填笮翁博似地磬似水竽笙箏箏似星辰日月今本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先謙案樂書集解引王肅填笮翁博○俞樾曰翁當為潏文選江賦曰氣潏潏以瑟易良注良謂樂琴婦好○郝懿行曰鼓天隱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俞樾曰賦篇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郝懿行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先謙案盡者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箏箏似星辰日月靴祝拊鼗檜楬似萬物○郝懿行曰拊鼗禮論篇作拊膈其義當同文簫和與竽笙

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謂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盧文弨曰元刻無意字譁說文作譁云語譁譁也直离切元刻正同郝懿行曰此論舞意與衆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然譁譁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弨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盧文弨曰兩皆字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

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

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人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是

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人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

是

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弼曰。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馮字下屬爲句。說見刻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盧文弼曰。元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弼曰。舊本不。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先謙案。書馬賈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侈。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衰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隱。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以瘠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